

## 疙瘩有情

□ 董佳浩(中文181)

天下美食众多,我独爱自家面疙瘩。春日午后,落日的余晖洒满青石广场,跳动的金珠射出孩童天真的笑颜。“爷爷,我饿!”穿着吊带裤的小男孩抬起闪亮纯真的大眼睛,右手轻轻抓住爷爷的衣摆,一脸期待地看着爷爷。爷爷伸出粗糙却又温暖的手,轻柔地摸了摸小男孩的头顶,慈祥地说道:“好好好,好困困,我们一起去做饭块块吃哦。”“嗯!好!”小男孩开心地地点了点头,一蹦一跳地和爷爷回到了家里。爷爷把熟的已经去了皮的土豆压成土豆泥,缓缓倒入已经准备好的面粉中,用娴熟的手法打入几个鸡蛋,加了几勺盐后,就将双手放入了这个黄白混合的美食盘中,爷爷那已经布满皱纹的双手,在盘中却显得格外灵活,左右回转,忽而揉,忽而捏,一起一伏,小男孩在爷爷一旁,闪着灵动的大眼睛,看着面团子在盘中变幻着形态。爷爷

看着小男孩期盼的眼神,笑着拉起小男孩粉嫩的小手,放到面食盘中,引导着小男孩一步步地捏面团,小男孩也随着这个白胖娃娃的成形,笑得咧开了小嘴。等到面团不再粘手的时候,爷爷就将它拿了出来,放在预先准备好的盘中,等这个白胖娃娃风干。十几分钟后,爷爷就架上一口盛放着翻滚着热水的铁锅。这时候,爷爷就会把锅铲放在小男孩手里,说道:“现在是你的表演时间了!”于是小男孩就会郑重地拿着锅铲,聚精会神地盯着沸腾的锅子。爷爷将白胖娃娃放在锅边上,将它一条一条地切下来,让面块块正好掉到锅里,而小男孩就拿着锅铲,不停地翻动锅中的面块块,让它们不粘在一起,等到一个白胖娃娃全部入锅,爷爷就会盖上锅盖,摸摸小男孩的脑袋,夸上一句:“干得真棒!”小男孩也会自豪地抬起举起手中的锅铲,带着期待的眼神看着铁锅。

新鲜出锅的面疙瘩就像一个个赤条条的小顽童,不安分地躺在乳白色的汤汁里,这时候,爷爷就会将原先准备好的雪菜肉丝倒入这群顽童里,再加上番茄炒蛋和切好的玉米,乳白色的汤汁渐渐被嫩黄取代,玉米、鸡蛋混在这群顽童中,就像给它们穿上了一件件花衣。“爷爷,我要吃!要吃!”看着鲜艳诱惑的面疙瘩,小男孩迫不及待地拉起爷爷的手,一蹦一跳地要冲去拿碗。爷爷也没有阻止小男孩,只是任凭小男孩拉着他。在小男孩扑闪扑闪的大眼睛注视下,爷爷小心翼翼地将面疙瘩放到桌上,轻轻地从小男孩背上抱起,看着小男孩像一只小奶狗一样大口地吃起这些白娃娃来,时不时还会略带责怪语气说一声:“慢点吃,别烫着。”

往事如风,时间年轮的运转带走了童年的纯真,如今我回乡下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但是,每当再次回到记忆中的小屋,夜晚的餐桌上,那碗穿着花衣服的面疙瘩们都会在那里等着我,还有,我的爷爷。

疙瘩有情,其曰“亲情”,袅袅炊烟,悠悠我心。



## 心海晨曲

与见惯了雪的北方人不同,身为一个南方人,我对下雪是充满了期待的。

周五的下午,天空中开始飘起了一点小雪花。初时,它是看不见的。听到地上滴滴答答的声音,我更多的以为那只是雨。冬天的雨,寒冷又刺骨,湿漉漉的冷风就像一把剪刀,直直地往脸上刺去,这是疼痛的,也令人感到无比厌烦。

等过了一会,落下的雨开始有了颜色,纯白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点点掉下来,我这才知道这不是雨,是雨夹雪。雨夹雪应该是南方特有的现象,像北方干燥的冬天是不能够同时落下雨和雪的。它所有的水分都已经被漫天的大雪抢走了,又怎么容得上雨来横叉一脚呢?而南方,特别是富有水乡之称的江南,水分自然是足够的。于是,在这样的日子,雨和雪就着急忙慌地坠下,像京剧演员似的一个个粉墨登场。雨和雪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在天空中飘扬,它看起来是雪花,圣洁又娇

小,可爱又张扬;当掉到地上时,它又变成了雨,纯白的身影不见了,只变成了地上一个又一个的水渍,在潮湿的地面上很快隐藏了踪迹。

很快,雪下得大了起来,好像被按了倍速播放似的,原先缓缓落下的雪花忽然加了速,一个个发狠似的急往下坠,砸了仰头观雪的我一个劈头盖脸。雪落到脸上的触感是冰冰的,这在寒冷的冬天本该是

极度可爱的,那是小精灵吗?当然也可以是天使,我希望它可以是所有纯洁美好的代名词,轻而易举地就和岁月静好的话挂勾。每一个雪花漫天飞舞的日子,都让我想要高唱一首冬季赞歌。

也许是受到气氛的感染,我迫不及待地拿出了手机。我打给了南京的朋友,也打给了家乡的奶奶,碰巧的是她们那头也在经历初雪的洗礼,刹时,某种不知名的情绪在我的心中晕染开来。这只是一场初雪而已,却神奇地把电话两头的我们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我站在雪中,静静地听雪簌簌落下来的声音,心里的情绪久久不能平复。真好啊,我与她们一起感受了这场初雪,与她们一起白了头……眼睛,心里冒出一个个咕噜泡,我与那么多人一起感受了这场初雪,我和他们一起白了头。

此时,风吹得更加急了,雪花打着旋儿在空中飞舞,每一个迎面而来与我接吻的雪花都让我感受到了温暖的味道。

## 初雪

□ 周佳焯(中文181)

避之不及的事情,我却感到十分的舒服,脸上的温度可以把冰冷的雪花融化,内心的快乐也足够抵御这一场寒冷。我甚至张开了双臂,打算去拥有一下这场初雪。

对于我来说,雪是极度浪漫的。无论是白头偕老还是初雪告白,都给周边披上了一层漂亮的纱衣,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令人晃了眼儿。那一个个飞舞的洁白身影是



Chen Qu

残雪

油画

毛延亨作

## 八面来风

当然,我们此次访问的主题是教学,校方安排了大量的人员和时间来给我们介绍学校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并通过参观课堂、教师交流、内部讨论、实际参与等方式,切身体会中美高等教育的差别和特点。印象颇为深刻的是他们的课堂教学极为灵活多样,有小组讨论、项目研究、模拟训练、案例分析、实验操作,当然也有传统的课堂讲解;但大多数课程都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授或老师通常会布置大量的课后习题或任务,学生利用课外的时间查找资料、研究分析、制作课件、撰写论文等。甚至如果教师敷衍了事,不给学生布置此类作业,会遭到学生的投诉。因为学生认为他们是花了大价钱来读大学的,不想因为老师的放松而错过了求知机会。此时,我才明白那些散落在校园各个角落对着电脑的学生,他们确是在学习,这或许才是中美学生最大的差异吧!

紧张而丰富的教学访问不知不觉中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为了让我们放松一下,周末的时候校方安排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参观游览。坐在大巴车上,凝望着车窗外,终于有时间细细品味美国城市与乡村的风景了。当汽车

## 欧克莱尔见闻录(下)

□ 司子强

还未驶出欧克莱尔的时候,公路两旁错落有致地排列着一幢幢在国内被称之为“别墅”的房子,房子周围是大片的草坪,还有参天的大树。也许这才是我们最羡慕美国人的地方,家家户户都是大房子。好像林语堂曾经说过,人生的理想状态是“住美国房子,娶日本老婆,吃中国菜”。看看这样的居住条件,果然不假。据说这其中的有些房子,就有着一百年以上的房龄;那么当年林先生来到美国的时候,就是面对这样的房子,发出了那样的感慨!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想必是舒适惬意的;但时间久了,未免觉得空旷而孤单。公路边没有树叶的枝条张开着在晴朗的天空中,路上几乎没有行人,略显萧条。很多店铺半天也看不到有人进出,让人担心他们是否还能惨淡经营下去。每家店门口都有一大片的停车场,但也从没看到过停满车的情形。“地广人稀”四个字不由地从脑海中闪现出来。出于专业背景的习惯,开始思考美

国经济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着世界第一的地位;眼前的景象至少让人怀疑其经济增长的消费基础似乎并不那么牢靠。当然,这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当我们进入商店和超市购物时,我又特意关注了各类产品的产地,发现绝大多数的衣服、鞋子、玩具、文具等,都是中国制造。我们此次的访问,正值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争端的时期,看着商店里这么多产自中国的商品,感觉美国人的做法多少有些可笑:一边享受着中国生产的质优价廉的日用品,一边却还叫嚣着要对中国进行制裁。当然,不管官方的做法如何,威大热情而周到的接待,至少表明中美民间交流的意愿仍然十分强烈而旺盛。

在欧克莱尔的最后两天,校方特意安排我们参观了市中心一些颇具特色的酒吧、餐厅。他们的市中心,照例行人稀少,没有哪一家商店是顾客盈门的;但很多商店仍在正常营业,这的确让人有些不解。

或许是他们店铺的租金极低,抑或是房屋产权本身就属于店主吧,对此无人深究。倒是这些酒吧餐厅,内部装修还保留着几十年前的风格,充满了怀旧的情调。其中的一个酒吧,在地下室居然还有一个小型的啤酒酿造作坊,典型的“前店后厂”模式,在美国这样一个商业发达的社会仍然有着存在的空间,让人有些不可思议。酒吧的主人是德国人,早年移民来到这里,便把德国啤酒的风味和情怀一并带了过来。这让我想起了欧克莱尔分校为我们讲解校史的一位老教授,他原本是匈牙利人,也是从小随父母迁至美国,但年近古稀还没忘记自己的语言——匈牙利语;除此之外,随处可见的华裔、印度裔、非洲裔等移民,共同构成了美国社会包罗万象的人群和居民。这些人带着不同的肤色、语言和文化,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大陆上,最终融合统一;但他们仍然怀着对故土深切的眷恋,将自己的民族之花重新绽放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毕竟,翻开美国历史,可以发现,除了印地安人,所有的其他人都是外地人。至此,终于明白,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为何还有那么多怀旧的建筑;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最难舍弃的,还是他们的家和故乡。

于是,开始有点想家了……